宋翊和陆励成让我琢磨不透

感 人 的 浪 漫 虐 12 的 14 结



下班后,等Linda走了,我把发 票推到一边,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 凝思苦想,措辞尽量婉转,唯恐一不 小心触怒了陆励成。

想用英文写出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境界还真不容易,我折腾到晚上9 点多,才写了两小段。我去楼下的西 餐厅点了一份牛排,边吃边琢磨接下 来该怎么措辞。突然,我眼前的光线 一暗,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能坐这 里吗?"我猛然站起来,想说话,嘴里 还有嚼了一半的牛肉,忙往下咽,没 咽下去,反倒被呛住了,咳得惊天动 地,鼻涕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宋翊赶忙拿水给我,我侧着身 子,用餐巾捂着嘴,低着头不肯让他 看到我的狼狈样子,半晌才算恢复 正常。

他坐在我对面,微笑着凝视我, 桌上的烛光轻盈跳动,轻柔的钢琴 声在耳畔回响,如同我幻想了无数 次的浪漫场景,可我脑子里一片空 白,所有准备好的话儿都被懊恼淹 没了。我只想仰天大叫,为什么又 是这样?为什么我的狼狈相都要被 宋翊看到?

"你现在主要负责什么?"

我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Linda 让我做员工出差费用报销的 宙核。"

> "喜欢MG的工作氛围吗?" "还不错。"

在一问一答中,我的心渐渐平 静了下来,却仍是不敢抬头,只是低 着头切牛肉,一刀又一刀,切得牛肉 细如丝。

"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你是在问我喜欢数发票、按计 算器、做加减法吗?"

他笑起来,一边吃东西,一边随 意地说:"希望你有兴趣做公司重组 并购上市的工作。'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盯着 盘子里的牛肉丝,脑子里快速地旋 转着,却还是没转明白。

"看来你还没查收过邮件,我和 Elliott 商量了一下,与Mike 通过 电话后,决定把你调到我的部门,电 子邮件应该已经发送到所有员工的 邮箱里,正式通知恐怕要到明天下 午,希望你能喜欢新的工作。"

我仍然在发怔,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他开玩笑地说:"你看上去 很紧张,我是那么可怕的上司吗? 不会刚到我手下就决定辞职吧?那 我可要去面壁思过了。"

我立即摇头如拨浪鼓:"不会,不 会。"跋涉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才走 到你身边,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走。

他笑,很温和地说:"不要担心, 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我又立即点头,如吃了磕头丸: "嗯,嗯。"怎么可能不愉快? 我只要 能每天看着你,就已经很愉快了。

一顿晚饭,食不知味。我等不及 回家看,直接返回办公室查邮件。果 然不是做梦,我乐得嘴都合不拢,可笑 着笑着,心头弥漫起了疑云:陆励成为 什么会让我到宋翊手下工作? 难道 是他听说了谣言想避嫌? 我想了想 又开始发笑,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当时为了救急,陆励成只得倚重我,现 在他有了时间,想要什么样的人才没 有?的确如大姐所说,以他的身份地 位,何必和我这样的小卒子过不去!

满天乌云尽散,我把在电脑里 写了一半的信删除,给麻辣烫打电 话,请她晚上吃夜宵。麻辣烫嘲笑 我:"我可真要谢谢那座'冰山'了, 如今某人肯不肯赏脸请我吃饭都要 依靠他的温度,什么时候'冰山'才 能被你带出来溜溜?也让我判断一 下他究竟是骡子是马。"

姑娘我今天心情好,懒得和你 这个八婆计较! 我笑眯眯地说再 见,挂了电话。

我拎着包下楼,站在路口打车, 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拦到计程车, 正跺着脚着急,一辆黑色的"牧马 人"停在路旁,车窗被摇了下来,车 内的人竟然是陆励成。

> 他侧脸看着我:"我送你一程。" 我虚伪地笑道:"不用麻烦了。"

他盯着我不说话。后面的车猛 按喇叭,他像没听见一样,根本不理 会。我却被喇叭叫得心惊肉跳,赶 紧跳上车,报了个大排档的地址。 他一声未吭地启动了车。

我低着头玩手指,他突然问: "你收到邮件了吗?"

我一边继续玩着手指,一边小 心翼翼地说:"收到了。"

"抱歉!"我的两个手指停在半 空,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对到一块儿: "你也听到谣言了?没什么的!"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18

女儿的理想是卖金项链





在中国,大多数成年人见到亲友 家的孩子时,总要关心地询问一下:"你 学习怎么样啊?长大了想干什么?"

前者关乎分数,后者说的是理 想。分数与本章节无关,暂且不谈, 只说说理想。幼儿园孩子的回答是: 警察、医生、科学家……小学生的回 答是:明星、大官、工程师、教师…… 上中学以后,孩子们基本上没有自己 的理想了,他们共同的理想(确切地 说是"被理想")是:考大学!

2002年6月27日,女儿所在的 吉林大学第五幼儿园学前班,要为他 们举行毕业典礼。典礼上有一项活 动,就是让孩子到讲台上说说自己的 理想是什么。事先老师将这个作业 布置下来,让大家回家准备一下,要 求写到纸上,到时候上讲台照着念。 头天晚上放学回到家,女儿在小屋里 写自己的理想。写好后,女儿拿给我 们看,我们看到她在纸上写着,她的 理想是当一个非常勇敢的警察,尽管 很多字都是用拼音替代的,但写得工 工整整。

翌日,我和妻子接受学校的邀请 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女儿排在 第8个上台,她坐在前排,表情专注 地听着一个个小朋友上台畅谈自己 的理想。我发现孩子的眉头时不时 地皱一下,不知她在想什么。

下一个就该依依了,当老师喊 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我看到女儿 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一直攥在手 里的那张纸放在了桌子上,迟疑 着向讲台走去。我有些纳闷,这 孩子怎么了,头天晚上不是准备 得挺充分的吗?怎么到了关键时 刻就畏缩了呢?

没容我多想,女儿已经开口了: "大家好,我叫范姜国一,我的理想是 卖金项链!"什么? 我怀疑我的耳朵听 错了。为了验证是否听错,我向妻子 求证,妻子一脸惊慌地点点头:"这也 算理想呀? 比起前面7个小朋友说的 老师、警察、医生、科学家……这是多

么低俗而没有出息的理想,太没面子 了。"旁边的家长们都忍不住笑起 来。我也很纳闷,真想上去把她拽下 来,问问她怎么突然就说了这样的 话,要知道我家没有人喜欢金银首 饰,女儿从小到大就没有接触过金项 链,她怎么就对此产生了"感情"呢?

于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有了 如下的对话:

"依依,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的 理想是当警察,为什么临时改变自 己的理想呢?"

"你没听到前面已经有小朋友 说将来要当警察了吗? 我不想和别 人说的一样,否则老师会说我跟别 人学,没出息。"

"那为什么非要说卖金项链呢?"

"我听有人说当警察了,我就想 改成当老师。可又有人说当老师, 我只好改成当医生,结果这也被人 说了。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科学 家,结果被第7个小朋友说了。没 办法,正好看到老师脖子上戴着一 条金项链,我就说卖金项链了。"

"卖金项链有什么好呀,听着这 么没有追求!"她妈妈插话说。

"卖金项链有什么不好呀?还 可以挣钱给爸爸妈妈花。"

一番对话,让我明白了一切,而 且让我心头涌上几许欣慰。没想到 这一句"卖金项链",女儿还动了一番 脑筋,而且这一句"卖金项链",让我 看到女儿身上显现出的可贵之处。

首先,这说明女儿有着难得的求 异思维,不想跟在别人的后面,说别 人说过的话。学前班36名小朋友, 说当警察、当教师、当医生、当科学家 的都不下5个人,而说"卖金项链"的 只有女儿一人,不从众、有个性,这是 个人走向成功的基本素质。

其次,说明女儿头脑灵活不僵 化,虽然事先准备了发言稿,但能根 据现实情况随时调整内容,不死搬 教条。这对一个5岁半的孩子来 说,更是值得肯定。

再次,说明女儿想象力丰富,能 把自己的理想和"卖金项链"联系到一 起,这让我们很多成年人都望尘莫及。

最后,说明女儿心里装着爸爸 妈妈,"卖金项链"是为了"给爸爸妈 妈挣钱花"。

如此一想,我还能责备她吗?不 但不该责备,而且应该给予充分肯 定!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启 示:在孩子做了从成人的角度看来有 违常规,甚至是荒唐的事情时,做父 母的千万不要"火"字当头,先问个为 什么,或许就会发现错的也许不是孩 子而是自己,不是孩子有违常规,而 是自己头脑里的框框太多了……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 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东子 著)